

# “一带一路”：中国与尼泊尔合作的挑战与路径

杨思灵\* 高会平\*\*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尼泊尔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期冀能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尽管尼泊尔无法改变来自印度的压倒性影响力,但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尼泊尔的窘境。客观来讲,中尼合作拥有较好的历史基础,不过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合作规模及方向、尼泊尔的政治状况、“弱+弱”合作模式的瓶颈等均对中尼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构成重要影响,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是未来推进中尼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中国 尼泊尔 印度 南亚安全困境  
弱+弱合作模式

DOI: 10.16608/j.cnki.nyyj.2017.01.01

毋庸讳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际社会赞扬者有之,贬斥者也不乏其人,更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实属中国的地缘战略,具有与霸权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野心,<sup>①</sup>俨然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但事实表明,希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的国家也不少,“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包括尼泊尔在内的60多个沿线国家的赞同与支持。尼泊尔是中国的邻国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尼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尽管在西方的殖民活动中,中尼两国的交往与合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自20世纪

---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昆明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9~110页。

50年代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又繁荣起来。

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合作日益深入,作为处于中国与印度中间地带的尼泊尔,对于深化发展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尼泊尔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期待。应该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固然有自己的战略需求,但对深处内陆地区的尼泊尔而言,也同样是难得的对外合作与发展的机遇。客观来看,中尼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既拥有较好的历史基础,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影响,如何选择恰当的路径以实现合作的深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尼合作的背景

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尼两国的交往如涓涓细流,持久绵长,创下诸多佳话,如公元639年中国西藏的松赞干布和尼泊尔赤真公主(Vrikuti)合婚,为吐蕃泥婆罗道南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成就了吐蕃泥婆罗道的北段。<sup>①</sup>自此,吐蕃泥婆罗道在中国与南亚地区的交往中承担起重要的使命,对中尼乃至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文化、经济交往及合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sup>②</sup>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尼在政治、经济、人文及军事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继续加强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一,中尼政治关系不断攀升新高度。作为中国周边友好邻国之一,尼泊尔与中国的政治交往一直得以维系和发展。1955年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开启了两国交往的新时代,两国高层交往及政治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到访尼泊尔。1956年9月25日,尼泊尔首相T. P. 阿查里亚(Tanka Prasad Acharya)访问中国,周恩来在欢迎宴会上表示,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中尼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阿查里亚也表示,非常高兴尼泊尔能够处于亚洲的中印两个大国之间,这两

---

① 王宏伟《列国志·尼泊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390页。

② 许肖阳《“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西藏与尼泊尔次区域合作》,《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70页。

个巨大邻国是这个时代和平、友谊与和平共处最伟大的促进者。<sup>①</sup> 1957年1月25日,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尼泊尔,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友好关系的发展。<sup>②</sup> 1960年3月11日,尼泊尔首相 B. P. 柯伊拉腊(B. P. Koirala)访问中国。在这次访问中,两国签署了《中国政府与尼泊尔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议》,并决定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sup>③</sup> 1960年4月26日,周恩来再次到访尼泊尔。在此次访问中,两国不仅签署了《中尼和平与友好条约》,对此前签署的边界协议也进行了修订。这些活动成为中尼友好关系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sup>④</sup> 周恩来赞誉中尼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典范。<sup>⑤</sup> 1961年10月28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访问(持续到11月15日),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一份边界协议。1965年3月30日,陈毅副总理访问尼泊尔,承诺向尼泊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sup>⑥</sup> 同年8月25日,尼泊尔副首相兼外交部部长基尔提尼迪·比斯塔(Kirtinidhi Bista)访问中国,中国承诺继续援助尼泊尔,为尼泊尔修建新的高速公路。<sup>⑦</sup> 1973年12月7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Birendra)访问中国(该国王事实上对中国进行了多达10次的访问),中国对尼泊尔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政策表示支持和赞赏,尼泊尔国王则对中国的国家建设

---

① “Speeches of Mr. Chou En - Lai and Mr. Tanka Prasad Acharya at a Banquet ,Peking ,September 27 ,1956”.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Kathmandu: Jagadamba Press 2015) p. 452.

②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the End of Mr. Chou En - Lai’ s Visit to Nepal Kathmandu ,January 29 ,1957”.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457.

③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the End of Mr. B. P. Koirala’ s Visit to China ,Peking ,March 21 , 1960”.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463.

④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the End of Chou En - Lai’ s Visit to Nepal ,Kathandu ,April 29 , 1960.”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289. 中尼当时签署的《和平与友好条约》有别于印度与尼泊尔签署的《和平与友好条约》,中尼和平与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规定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一切争端,仅包括五款内容。

⑤ “Address of Mr. Chou En - Lai to the Joint Session of the Maha Sabha and Pratinidhi Sabha , Kathmandu ,April 28 ,1960”.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465.

⑥ “Joint Press Communiqué Issued at the End of Vice Premier Chen Yi’ s Visit to Nepal ,Kathmandu , April 3 ,1965”.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489.

⑦ “Joint Press Communiqué Issued at the End of the Visit of Dy ,Prime Minister Kirtinidhi Bista to China ,Peking ,September 8 ,1965”.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 p. 491.

给予了高度评价。<sup>①</sup> 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尼两国的高层互访仍然在继续。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尼政治关系发展进入了新高度。如果说在20世纪50~80年代期间,中尼两国关系主要是围绕边界问题、经济援助等方面来进行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中尼关系的主要任务除了一如既往地加强经济合作以外,还同时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新的高度与发展方向。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尼泊尔,两国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2009年尼泊尔总理尼帕尔访问中国,双方决定将尼中关系打造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尼泊尔,双方决定“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sup>②</sup> 2016年3月20~27日尼泊尔总理奥利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认为尼中关系达到新的高度。<sup>③</sup> 可以说,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中尼伙伴关系已进入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

其二,经济合作水平日渐提升。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尼之间的经济合作富有成效。比如在贸易领域,2001年,两国贸易总额仅为1.5亿多美元,2014年则达到23.3亿美元(但2015年骤降到8.6亿美元),<sup>④</sup> 中国已经成为居印度之后的尼泊尔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旅游业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尼泊尔第二大客源国。有鉴于此,2015年12月25日,尼泊尔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塔帕宣布给予中国赴尼泊尔旅游公民免签证费待遇;在承包劳务合作领域,截至2016年6月,中国在尼累计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额34.2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6.27亿美元;在相互投资领域,中国累计对尼泊尔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2.01亿美元,尼泊尔企业对华累计直接投资249万美元。<sup>⑤</sup>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一直为尼泊尔提供发展援助,为尼泊尔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截至2013年,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总

<sup>①</sup>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at the end of the visit of King Birendra to China, Peking, December 14, 1973.” Quoted from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494.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发表联合声明(全文)》,2012年1月15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7\_676824/t895814.shtm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2016年3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7\_676824/t1350214.shtml

<sup>④</su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资料整理。

<sup>⑤</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亚洲司《中国尼泊尔经贸合作简况》,2016年9月2日。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t/201609/20160901384784.shtml

计达到 4.3 亿元人民币。<sup>①</sup> 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领域主要包括交通、工业、医疗、水资源、体育运动等领域,已经完成的重要援助项目约 43 项,其中交通项目 10 项,工业项目 7 项,水资源项目 4 项,医疗项目 3 项,体育运动项目 3 项,其他类别的项目为 16 项。目前正在援助的项目有十余项。<sup>②</sup> 客观来看,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规模并不大,但中国的这些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中国与尼泊尔传统友谊的表现。

其三,人文交流基础好。中国与尼泊尔的人文交流历史悠久。早在公元 406 年,中国僧人法显就对尼泊尔进行了访问,此后在中国的史书中就连续出现关于尼泊尔的记载,如唐朝称尼泊尔为泥婆罗,元朝为尼博罗,明朝为尼八刺,清朝为廓尔克。<sup>③</sup> 事实上,中尼两国在古代时期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在宗教文化、建筑艺术及造纸等领域学习与交往密切。<sup>④</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尼秉承良好的历史传统,继续在人文交流领域发扬光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尼泊尔拥有一批了解中国、希望与中国加强友好与合作的精英人士,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接受过教育的毕业生,对中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在尼泊尔存在多个致力于促进与中国友好关系的组织,其中包括尼中友好协会、中尼文化委员会、阿尼哥协会、尼中协会等。尼中友好协会由普尔纳·巴哈杜尔(Purna Bahadur M. A.) 于 1953 年建立,旨在促进中尼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尼中友好协会是尼泊尔与其他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双边友好协会。自建立伊始,普尔纳·巴哈杜尔分别于 1953 年、1959 年和 1971 年率领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代表团成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4 年 10 月 6 日,普尔纳·巴哈杜尔卸任,由纳拉扬·门·比楚克(Narayan Man Bijuckhe) 继任尼中友好协会主席。尼中文化委员会(Nepal China Cultural Council) 由布万·拉尔·普拉德汗(Bhuvan Lal Pradhan) 及玛尼·哈尔萨·约蒂(Mani Harsa Jyoti) 发起倡议,于 1960 年成立。该委员会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每年均会举办庆祝中国国庆节的的活动,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开展谈话节目,接待来自中国的友好访问代表团等。阿尼哥协会主要由从中国大学和学术机构毕业的尼泊尔

①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76.

②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p. 179 - 181.

③ 王宏伟《列国志·尼泊尔》第 388 页。

④ 王宏伟《列国志·尼泊尔》第 392 ~ 402 页。

人组成,成立于1981年10月24日,旨在加强与促进中尼友好关系,每年阿尼哥协会均会在加德满都为中国公民组织春节活动。<sup>①</sup>我们注意到,阿尼哥协会在2015/2016年的协会刊物上将《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翻译为尼泊尔语,在尼泊尔进行宣传。尼中协会成立于1993年,旨在加强中尼互惠与友好的关系,让更多的尼泊尔人了解与熟悉中国艺术、文化、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与技术等。每年尼中协会均会组织中尼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纪念会,同时也固定组织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活动。另外一个机构是尼泊尔的中国研究中心,其任务主要是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研究,尤其在加强中尼人文交流方面给予高度重视。<sup>②</sup>其他一些友好组织还包括博卡拉尼中基金会(Pokhara-based Nepal-China Foundation)、尼中妇女友好协会、尼中经贸协会(Nepal-China Executives Council)、尼中喜马拉雅友好协会等。中国也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框架下积极开展与尼方的人文交流。正是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尼两国的人文交流范围不断拓宽,涉及文学、艺术、体育、广播、科学、宗教、摄影、出版、教育等方面。为了加强双方交流,中国每年向尼泊尔提供1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07年,中国孔子学院在加德满都大学建立。自2009年之后,两国建立了青年代表团定期互访制度。正是在这样的交流势头之下,中国已经成为尼泊尔第二大游客来源国。

其四,安全与军事互动可圈可点。由于两国拥有长达1400余公里的边界线,<sup>③</sup>因此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有着不可或缺的合作需求。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期,由于印度继承英殖民时期英国将尼泊尔、不丹、锡金视作对抗北方大国(俄罗斯、中国)的缓冲地的政策,中尼在军事与安全合作领域的进展并不顺利。而且,印度根据与尼泊尔签订的“友好与和平条约”,在尼中边界建立了军事检查站,当时的西方国家也将尼泊尔誉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自由世界的前哨”。<sup>④</sup>此举使尼泊尔意识到有可能使其陷入中印冲突的泥淖,故而掀起了反对印度驻军尼泊尔的风潮,并招致印度对尼泊尔的经济封锁,最终印度于1969年从尼中边界撤军。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就在安全方面给予尼泊尔毫无保留的支持。1962年,印度欲图对尼泊尔

①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241.

②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p. 240-242.

③ 王宏伟《列国志·尼泊尔》第389页。

④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44.

实施封锁,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公开声称“任何外国军队如果试图愚蠢地攻击尼泊尔,中国将与尼泊尔人民站在一起。”<sup>①</sup> 迫于压力,最终印度取消了对尼泊尔进行封锁的计划,尼泊尔在此后的中印边界冲突中也保持了中立。事实上,尽管受到印度及西方国家的压力,尼泊尔与中国于1961年10月15日就达成了修建阿尼哥高速公路的协议。该条公路的建成,既标志着印度完全封锁尼泊尔状态的结束,也是中尼之间实现互联互通的里程碑。综合来看,尽管尼泊尔受制于印度,但尼泊尔与中国在安全与军事领域还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一是尼泊尔内政部与中国公安部之间的合作。该合作机制始于2000年4月,两个部门代表团在加德满都会晤,就两国之间的跨境犯罪、恐怖主义等相关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2004年5月,两个部门代表团再次进行会晤,并就通过两国信息交流与合作遏制边境地区犯罪活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自2010年伊始,为适应形势需要,尼泊尔内政部与中国公安部之间的合作升格为部长级,迄今已经分别在加德满都和北京举行了两次部长级会议。在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为提升尼泊尔打击犯罪的能力,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了价值600万元人民币的安全装备。<sup>②</sup> 二是中尼国防部之间的合作。早在2001年2月,中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就访问了尼泊尔,这是中国国防部部长第一次访问尼泊尔。在访问中,迟浩田表示,中尼国防部层面的合作旨在促进21世纪的尼中友好关系,尼中友好不仅服务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sup>③</sup> 2008年9月,尼泊尔国防部部长巴达尔(Ram Bahadur Thapa Badal)访问中国,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了1亿卢比的军事援助。<sup>④</sup> 三是中尼两军合作与互访实现常态化。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始于1996年,近年两军军事领导人互访渐趋紧密。1996年,尼泊尔陆军参谋长塔帕(Dharmapal Singh Thapa)将军访问中国,这是尼泊尔陆军参谋长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访问。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访问尼泊尔,此次访问被看作中尼两军交往史上的标志性事件。<sup>⑤</sup> 在访问中,尼方不仅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且承诺不允许在尼泊尔土地上发生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傅全有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尼泊尔陆军的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

①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45.

②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52.

③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55.

④ Ibid.

⑤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56.

国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sup>①</sup> 2004年6月,尼泊尔陆军参谋长塔帕(Pyar Jung Thapa)访问中国,双方就反恐与跨境犯罪合作展开了讨论。2001年被认为是中尼两军合作中的一个新开始,因为这一年中国开始向尼泊尔陆军提供军事装备。201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率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在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旨在加强两军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表示中国将向尼泊尔提供医疗后勤援助及一些武器装备。2011年10月,尼泊尔陆军参谋长查特拉曼·辛格·古隆(Chhatraman Singh Gurung)率团访问中国,访问中,他表示中国是尼泊尔全天候的朋友,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及反对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从事反中国活动的立场。随后,尼泊尔新任陆军参谋长拉纳将军(Gaurav Shamsheer Jung Bahadur Rana)也率团访问了中国。2013年7月,拉纳将军再次访问中国,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中国同意向尼泊尔陆军提供价值950万美元的两座流动性医院的援助。这次访问引起印度媒体的高度关注,认为中尼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加深。<sup>②</sup> 从上述这些互动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尼两国军事与安全合作关系确实在不断加强,但这种合作显然并未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是两国全方位合作中的应有之义,且尼泊尔将中国军事力量视为可以信赖的好朋友,<sup>③</sup> 这对保障与促进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极有裨益。

## 二、尼泊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回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出访中亚及东南亚国家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之后,尼泊尔国内反应比较积极,很难听到反对的声音,反而是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中尼合作的声音较为强烈。不仅如此,2014年12月17~18日,中尼两国在北京召开第八次中尼经济与贸易联合委员会(Nepal - China Joint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ttee)会议,会后双方签署了在中尼经济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框架下共同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谅解备忘录。<sup>④</sup>

<sup>①</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56.

<sup>②</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58.

<sup>③</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159.

<sup>④</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204.

2015年3月19日,《新兴尼泊尔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尼泊尔发展带来机遇,两国关系有望进入合作共赢的新时期;<sup>①</sup>2015年3月19日,中国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潘迪(Mahendra Bahadur Pandey)在北京举行会谈,潘迪表示尼泊尔欢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愿意加强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2015年3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参加博鳌论坛的尼泊尔总统亚达夫(Ram Baran Yadav)。习近平表示愿意同尼泊尔尽快开展自贸协定谈判,欢迎尼泊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亚达夫回应称,尼泊尔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建设;2015年4月3日,尼泊尔驻华大使马赫什·库马尔·马斯基(Mahesh Kumar Maskey)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潜力在于给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和平且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并为通过商贸、文化和旅游等方式达到合作共赢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一带一路”不仅为中国也为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民族复兴提供了动力。<sup>②</sup>

2015年12月25日,中尼两国合作的愿望与决心得以强化,双方达成推进合作的八项共识:继续保持高层交往,争取实现两国元首近期互访;双方同意加快灾后重建,优先实施中尼阿尼哥公路和沙拉公路的修复保通,确保中尼生命线全天候畅通;两国同意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国承诺帮助尼泊尔实现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符合尼泊尔国情的工业体系,加强中尼产能合作;鼓励两国企业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两国同意为开展跨境贸易提供更多便利,在加快恢复现有口岸基础上,尽快开设已经商定的其他口岸,探讨开展跨境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同意积极研究商签“过境运输协定”;尽早启动中尼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继续商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继续加强人文交流。<sup>③</sup>

2016年3月20~27日,尼泊尔总理奥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与习近平主席及李克强总理会面时,奥利均表示,尼泊尔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两国在贸易、金融、互联互通、旅游、基础设施等领域全面发展

<sup>①</sup> 《尼泊尔官媒社论“一带一路”带来重大利好》2015年3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3-19/7143706.shtml>

<sup>②</sup> 《尼泊尔驻华大使“一带一路”为中国和参与国的复兴提供动力》,2015年4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03/c\\_127655976.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03/c_127655976.htm)

<sup>③</sup> 《王毅谈推进中尼合作的八项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12月25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328025.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328025.shtml)

合作。<sup>①</sup> 不仅如此 3月22日 奥利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尼关系”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尼泊尔将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他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文化、商业、基础设施和企业的连通,同时也是利益、认识、思想及亚洲内外的连通。<sup>②</sup> 他强调尼泊尔在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期望丝绸之路将成为融合共同利益、加深经济合作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是发挥相互潜力、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倡议。<sup>③</sup> 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同意对接发展战略,制订两国合作规划,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其中的重点包括两国陆路和航空的互联互通、阿尼哥公路和沙拉公路修复保通、中国援建普兰口岸的斜尔瓦界河公路桥、加德满都环路改造(一期、二期)、中尼跨境铁路及尼境内铁路、为中国在尼泊尔投资提供便利、依托口岸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落实《中尼政府间过境运输协定》等。<sup>④</sup> 客观来看,这是中尼两国首次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强调要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与尼泊尔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支持态度相类似,来自尼泊尔商界的代表对“一带一路”倡议给尼泊尔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充满期待。来自尼泊尔工业联合会的副主席夏尔马(Hari Bhakta Sharma)认为,如果尼泊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与国际合作,尼泊尔将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比如在商业、旅游及文化交流方面,尤其是旅游业,从“一带一路”合作中获得的益处最大。同时,“一带一路”合作也将有利于促进尼泊尔的贸易及投资;<sup>⑤</sup> 尼泊尔工商会前主席苏拉吉(Suraj Vaidya)认为,作为位于中印两个崛起大国之间的国家,尼泊尔可以从两者的发展中受益,要实现这一点,互联互通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如“一带一路”愿景所展现的那样,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尼泊

① 《习近平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2016年3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349371.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349371.shtml) 《李克强:巩固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2016年3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349321.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349321.shtml)

② 《尼泊尔总理奥利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主旨演讲“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尼关系”》,2016年3月25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3-25/doc-ixqssxu8206172.shtml>

③ 同上注。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3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7\\_676824/t1350214.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7_676824/t1350214.shtml)

⑤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Nepal, “How Nepal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http://nepalforeignaffairs.com/4999-2/#sthash.eRxnBujg.dpuf>

尔的基础设施,能够使中印之间的贸易更多地通过尼泊尔来实现,这最终将使尼泊尔的经济受益。他认为,尼泊尔利用好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地缘战略地位,可以在工业及基础设施领域吸引中国和印度的投资。目前,随着中国经济下滑,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海外寻找投资机会,尼泊尔可以成为这种投资的目的地。他也指出,如果尼泊尔政府重视与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发展互联互通,尼泊尔人民就不用再受印度封锁之苦;<sup>①</sup>同样来自尼泊尔工商会的前主席拉比·巴克塔·什雷斯塔(Rabi Bhakta Shrestha)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极大促进尼泊尔营商环境的改善,互联互通的完善将极大减少尼泊尔进口与出口贸易的交通运输成本,对尼泊尔旅游业的拉动也将非常显著,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尼泊尔可以吸引到比现在多几倍的中国游客。而且,“一带一路”也将有益于尼泊尔成为面向中国和印度市场的制造业基地。拉比·巴克塔·什雷斯塔还指出,对一个国家的依赖会使自己变得很脆弱,最近的印度封锁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带一路”无疑能够极大地减少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尼泊尔应当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机会去实现这个目标;<sup>②</sup>尼泊尔商会及尼中商会主席拉吉什·卡吉·什雷斯塔(Rajesh Kaji Shrestha)认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对尼泊尔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确保尼泊尔成为两大经济体(指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过境国”,能够使尼泊尔与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乃至海湾国家及欧洲联系起来。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有效执行对减少尼泊尔国际贸易的时间和成本意义重大,他也同样认为互联互通的实现将对尼泊尔旅游业的发展将会有直接的推动作用。<sup>③</sup>

2016年3月15~19日,第五届“中国—南亚友好峰会”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召开,主题为“一带一路下的中国与南亚合作”,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尼中友好协会、孟中经济与文化交流协会、斯中友好协会、印中友好协会等机构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笔者作为中国云南代表受到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南亚合作”的发言。在交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尼泊尔代表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尼合作的愿望非常强烈,有别于某些国家虚与委蛇的态度。

<sup>①</sup>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Nepal, “How Nepal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Ibid.

事实上,尽管中国GDP增长率进入“新常态”,尼泊尔有人提出,在“一带一路”合作背景下,有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诸多理由:6.9%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世界上较快的增长速度、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优势突出、中国私营经济正在崛起、中国在就业方面实现了较为充分的就业、中国创新优势突出、中国拥有改变的动力、技术工人潜力大、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有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从政界到商界,尼泊尔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积极支持,且对与中国开展合作充满信心。换言之,尼泊尔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合作诚意,因此愿意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总体上来看,在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尼泊尔与其他南亚国家均不同,同为喜马拉雅王国的不丹,由于对印度的巨大依赖,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不敢擅自发声;作为有野心的次地区大国,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暧昧,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家地缘优势较为突出,尽管在推进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方面也有需求,但囿于选择的余地多,在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时变数也多;囿于是次地区大国,且有与印度争夺地区影响力的雄心,巴基斯坦在推进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方面不会有太多的保留余地,尼泊尔则不得不顾忌印度的影响。但客观来看,在内心深处,希望加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尼泊尔合作的渴望在南亚国家中是最强烈的,尼泊尔希望“一带一路”能够创造一个“新尼泊尔”:通过互联互通的改善,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摆脱对印度的单一依赖。

尼泊尔希望在如下领域加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互联互通、中国投资、旅游业、制造业等。在互联互通方面,拉比·巴克塔·什雷斯塔认为,互联互通状况不佳,正是尼泊尔频繁遭受印度封锁的痛点。只有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才有可能改变尼泊尔封闭的状态。他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比如吸收尼泊尔参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sup>②</sup> 苏拉吉提出应当建设连接印度和中国边境的快轨项目,尤其是讨论比较多的加德满都到尼加达(Nijgadh)的快轨。拉比·巴克塔·什雷斯塔认为应加快建设加德满都到尼中边境的快轨,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应当尽快完

<sup>①</sup> Aditya Baral, “Benefits for South Asia from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Executive Member of Nepal China Executives Council, March 17, 2016.

<sup>②</sup> 2016年3月17日,笔者参加在尼泊尔举办的“中国—南亚友好峰会”,尼中友好协会的秘书长纳卡米(Nakarmi)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成南北高速公路,需要的资金可以从“一带一路”倡议中申请。他还指出,鉴于中国已经公布将铁路修建到吉隆(Kerung)的计划,因此尼泊尔应当想尽一切办法与中国边境实现互联互通。拉吉什·卡吉·什雷斯塔强调,中国连接尼泊尔的铁路不仅要拓展到加德满都,且将延伸到蓝毗尼,这将是“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里程碑项目。在投资领域,夏尔马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尼泊尔需要中国的大量投资,但其批评尼泊尔政府做得不够,他认为尼泊尔并未抓住“一带一路”的机会吸收中国的投资,反观斯里兰卡,尽管距离中国遥远,但却成功地吸引了中国的大量投资,尼泊尔应该向斯里兰卡学习。<sup>①</sup>在中尼第十一次经济与贸易联合委员会的讨论中,尼泊尔就要求中国在尼泊尔进行更多的投资。<sup>②</sup>在旅游业方面,因为旅游业是尼泊尔的支柱产业,且中国已经成为尼泊尔第二大客源国,因此尼泊尔对中国可能给尼泊尔旅游业带来的发展充满期待。也正如上文所述,尽管工业并不是尼泊尔的长项,但尼方也有观点认为,尼泊尔处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市场之间,有条件成为同时面向中国和印度两个市场出口的制造业基地,使尼泊尔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sup>③</sup>

###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尼合作的挑战

客观来看,中尼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不仅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同时也有强烈的现实发展需要,尼泊尔也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因此,中尼两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与空间。但另一方面,作为南亚地区的内陆国家,中国与尼泊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仍然面临一些不容小觑的挑战。

第一,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影响。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包括如下要素:印巴的对话与冲突反复交替、南亚大国印度并未放弃对其他南亚国家的高压手段、非传统的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很多时候与传统安全纠缠在一起)及大国的外部影响。南亚国家难以突破地区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是次地区大国(如印度)执着于对传统权力(政治与军事)的追求,寻求完全支配南亚地

---

<sup>①</sup>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Nepal, “How Nepal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up>②</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205.

<sup>③</sup>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Nepal, “How Nepal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区及其他南亚国家。这就导致印度会对中国与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其他南亚国家的合作表现出排斥、怀疑与忌惮的情绪,从而可能采取一些干扰措施以期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的合作。在此问题上,有历史案例可循。除了上文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封锁外,印度还对尼泊尔实施过另外两次较大规模的封锁。1988年尼泊尔从中国购买了少量防御性武器,引起印度的担心和不满。1989年3月,印度以尼印贸易和过境协定期满为借口,对尼泊尔实施长达13个月的封锁,最终尼泊尔不得不屈服,向印度承诺维持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印度才取消了对尼泊尔的封锁;<sup>①</sup>最近一次发生在2015年9月,印度以尼泊尔宪法未能保护其少数民族利益为借口,对尼泊尔实施了6个月的封锁。在封锁期间,尼泊尔一片萧条,往日拥堵的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任何车辆。<sup>②</sup>尽管此次封锁的理由是尼泊尔的宪法,但更大的背景却是尼泊尔与中国在“一带一路”领域的合作共识不断加强,双方甚至签署了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与历史上的情况一样,囿于对传统权力的追逐,为了保证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支配地位,印度利用封锁手段警告尼泊尔。最终尼泊尔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达成妥协,尼泊尔总理计划首访中国也变为了首访印度的事实,按照历史惯例强调了尼印传统友好关系。这里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中国与尼泊尔的合作进程中,印度会在什么样的节点使用封锁尼泊尔的手段?一旦印度决心封锁尼泊尔,中尼“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损害?这显然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带给我们的思考。诚如早有学者所言:尽管尼泊尔与中国进行合作无可厚非,但印度对中尼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正常互动充满怀疑,如果尼泊尔不越过印度的“红线”,印度一般就会对尼使用拉拢的手段,反之,印度则会利用打压的手段迫使尼泊尔改弦易辙。<sup>③</sup>更为致命的是,印度以追求传统权力为目标为尼泊尔划出的“红线”,其界限实际上非常模糊,印度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制裁尼泊尔,印度若干次对尼泊尔封锁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非对称合作产生的影响。总体上来讲,非对称合作是国家间合作的常态,比如欠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合作、产业结构互补优势的合作等。但中尼之间的非对称超越了类型互补领域,主要体现在规模上的巨大差

<sup>①</sup> 王宏伟《列国志·尼泊尔》,第380页。

<sup>②</sup> 笔者于2016年3月15日至19日在尼泊尔参加“中国—南亚友好峰会”期间,尼中友好协会的秘书长纳卡米(Nakarmi)向笔者描述了尼泊尔被印度封锁的惨状。

<sup>③</sup> 吴兆礼《尼泊尔—印度关系:传统与现实》,《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58页。

异。从经济体量上来讲,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尼泊尔经济总量则仅为 210.69 亿美元(2015/2016 财年),人均 GDP 为 752 美元,<sup>①</sup>尚处于欠发达国家的行列。从领土规模来说,中国幅员辽阔,而尼泊尔则是南亚地区的较小国家,领土面积仅为 14.7181 万平方公里,<sup>②</sup>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列出该问题,并不是主张中国要居高临下审视尼泊尔,而是指出一个事实,即囿于两国属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由此产生的合作需求、合作差异就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中国以自身度尼泊尔之需,则很容易一厢情愿;尼泊尔如果只考虑一己之私,就可能与中国的合作需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尼之间一个突出的非对称合作案例是双方贸易。从 2001 年到 2015 年,中尼之间的贸易逆差从 1.44 亿美元增长到 8.02 亿美元,最高峰是 2014 年,贸易逆差高达 22.36 亿美元(见表 1),2015 年贸易逆差额的急剧下降,并不是因为双方贸易逆差缩小,而是由于中尼贸易额大幅度下滑造成的。贸易逆差本身是一个互通有无而产生的自然问题,但在南亚国家却被高度政治化,几乎大部分南亚国家在谈论与中国关系时,贸易逆差的问题均会被提及,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贸易逆差未获得解决,进一步的合作将会受到影响,在这点上,尼泊尔持同样的观点。例如,在 2014 年 12 月 17~18 日举行的中尼经济与贸易联合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上,尼泊尔代表提出中国应该做出更多让步,以改善尼泊尔向中国出口的状况。<sup>③</sup>实际上,巨大的非对称合作已经影响到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深入,比如 FTA。尼泊尔之所以担心 FTA,其核心问题是担心尼泊尔能够有多少货物可以出口到中国。尼泊尔担心一旦两国签署 FTA,中国商品将会大量涌入尼泊尔,而尼泊尔只有很少的商品输入中国,尼泊尔的贸易逆差将会由此进一步增加。<sup>④</sup>

第三,尼泊尔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方向的问题。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尼之间的贸易与相互投资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两国对外合作的相向而行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合作方向上来看,中国对外合作的主要市场在发达国家,而尼泊尔的主要合作市场在印度。以 2014 年为例,尼泊尔向印度出

<sup>①</sup> 《尼泊尔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 年 9 月更新。[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6x0\\_676814/](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6x0_676814/)

<sup>②</sup> 同上注。

<sup>③</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205.

<sup>④</sup> 2009 年 11 月 27 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组团访问尼泊尔,在与尼方学者会谈时,来自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表达了这一看法。

口额为 5.47 亿美元 ,向中国出口额为 0.47 亿美元;同期 ,尼泊尔从印度进口 48.46 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额为 22.83 亿美元(见表 1)。而且我们注意到 2015 年中尼贸易出现大幅度下滑 ,这里面凸显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尽管中尼两国均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 ,但双方合作的方向与重点却各有不同 ,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中的印度因素。

表 1 中尼贸易概览(2001~2015) (单位:万美元)

	进出口总额	中国向尼泊尔出口	中国从尼泊尔进口	中尼贸易逆差
2001	15321	14858	463	14395
2002	11035	10507	528	9979
2003	12735	12200	535	11665
2004	17147	16324	823	15501
2005	19643	18794	850	17944
2006	26807	25979	829	25150
2007	40034	38555	1479	37076
2008	38100	37500	600	36900
2009	41400	40900	500	40400
2010	74400	73200	1200	72000
2011	119500	118100	1400	116700
2012	199800	196800	3000	193800
2013	225400	221000	4300	216700
2014	233000	228300	4700	223600
2015	86600	83400	3200	802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整理。

第四 ,尼泊尔的政治条件。长期以来 ,尼泊尔一直处于政治转型中 ,经历过较长的内战 ,虽然实现了民主制度的转型 ,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尽管尼泊尔于 2008 年实现了政治转型 ,建立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简称尼泊尔) ,但迄今为止 ,尼泊尔的发展并未享受到民主带来的红利 ,尼泊尔各个政党之间的利益之争不仅使尼泊尔政治局势发展呈现复杂化态势 ,也使得尼泊尔当局未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宪法制定的曲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当然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2015 年 9 月 ,在遭遇了民族冲突和印度的物资禁运的情况下 ,尼泊尔宪法仍然得以颁布实

施。不过,客观来看,尼泊尔各派政治力量是否能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加以推进,仍然是尼泊尔各党派面临的严峻考验。例如,在中尼“一带一路”合作中,尼泊尔的政治力量是形成共识推动,还是陷于利益分割,甚至为政治利益考量印度因素,争吵不休就关乎中尼合作的效率与成败。另外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事实是“藏独”势力在尼泊尔活动可能产生影响的问题。尼泊尔与印度的边界不仅是开放的,而且缺乏有效管理,双方的公民可以不需要护照与签证自由地穿过边境,这为盘踞在印度的“藏独”势力到尼泊尔领土上从事反中国的活动提供了便利。<sup>①</sup>

第五,尼泊尔对中国的认知问题。尽管中尼互为近邻,不过“以邻为壑”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人研究过尼泊尔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研究发现尼泊尔对中国的认知大量来自印度的手笔,缺乏来自中国的有效信息源,导致尼泊尔主流媒体涉华、社会、民族等报道中,负面报道居多,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现象比较突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尼两国语言不通,交流困难。尼泊尔与印度则是民族交合密集,文化及宗教类同,更容易受其影响。<sup>②</sup>这种情况对中尼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是不利的。虽然目前我们在尼泊尔很难发现反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声音,但如果中尼不直面解决相互认知的问题,难免会出现剧情反转的可能,例如缅甸的情形有可能会在尼泊尔重演,毕竟尼泊尔是印度与西方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的“自由世界前哨”。

第六,“弱+弱”合作模式的瓶颈。所谓“弱+弱”合作模式,这里指的是弱国家与中国弱地区的合作模式。我们知道,尼泊尔是欠发达国家,不仅GDP总量少,人均GDP也仅为752美元。<sup>③</sup>中国西藏地区的发展水平也较为滞后,整体上高于尼泊尔,不过在中国省区排名中非常靠后。“弱+弱”合作模式所带来的一个难题就是能否实现“1+1”等于或大于2的效果,因为内陆沿边开放合作与沿海不同,交通、资金、技术均不能与之相比拟。内陆国家与中国西部内陆沿边省区的合作未凸显出中国沿海地区与相关国家合作的优势,即便是尼泊尔与中国的合作,其官方统计中的贸易,绝大部分(90%)是通过海路来实现的。这其实是所有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所有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地区均希望能够依托中国的邻国有所作为,但这些邻国本身就多处于欠发达状态,且这些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地区在提供产品与服务

<sup>①</sup> Hiranya Lal Shrestha, *Sixty Years of Dynamic Partnership*, p. 274.

<sup>②</sup> 高卫华、刘辰辰《尼泊尔主流英文报纸涉华报道分析》,《青年记者》2014年第16期第79~80页。

<sup>③</sup> 《尼泊尔国家概况》。

的能力方面也严重不足,导致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地区尽管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找到对外开放的突破口,但最后几乎均是徒劳无功,又或成效不大。比如各个西部内陆沿边地区均在倡导“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但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能力建设上乏善可陈。换言之,“拿”什么走出去与“凭”什么引进来的问题长期未能得以解决,所谓的跨越式开放往往沦为“画饼充饥”。因此,针对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合作,“弱+弱”合作模式能否得以突破,形成合作规模,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尼必须要突破的合作难题。

#### 四、“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中尼合作的方向与路径

如前文所述,中尼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因此,选择可行的推进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从大致方向来看,推进与尼泊尔的“一带一路”合作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多边角度来推动,另一个则是从中尼双边角度来推动。就多边来看,印度因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应当是重点,从双边来看,可以从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项目支持等方面来展开。

##### (一) 多边路径重点

第一,避免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负面影响。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存在增加了中尼“一带一路”合作的风险与成本。在南亚次地区大国放弃追逐传统权力之前,南亚地区“安全困境”对中尼合作的影响会一直存在。事实上,在推进与尼泊尔真诚友好合作方面,中国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2015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尼关系加强是否将加剧中印在尼泊尔的竞争时,王毅表示,尼泊尔完全可以成为中印互利合作的舞台,而不会是竞争博弈的赛场。<sup>①</sup>这里的问题是,受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影响,南亚地区次大国可能不会像中国一样思考。尤其是印度,对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仍然有疑虑,对中国加强与尼泊尔的合作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中国与尼泊尔共同做印度的工作,最好是形成三方经济、安全合作机制,以达到深化互信、促进合作的目的。

第二,积极协调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务实发展。我们注意到,在2015年6月25日,中尼印三方就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达成了共识,这对于推进中南区域合作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应该看到,时至今日,中尼印三方关于

<sup>①</sup> 《外交部部长:尼泊尔是中印互利合作的舞台,而非竞争博弈的赛场》,中国国务院网站,2015年12月25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5/content\\_5027940.htm](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5/content_5027940.htm)

该经济走廊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在三个国家中,中国和尼泊尔的态度是明确和积极的,关键因素在于印度,担心中国通过该经济走廊扩大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但从经济层面上来讲,中尼印经济走廊对带动印度落后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因此,莫迪才会提出要就该经济走廊建设展开联合研究。我们建议中尼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提出研究与建设的建议,早日启动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建设,从而倒逼印度积极参与该经济走廊的建设。

第三,将尼泊尔吸收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毫无疑问,尼泊尔对印度的封锁甚为忌惮,期冀通过其他通道来摆脱尼泊尔的窘境,对加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尼泊尔是有其需求的。从现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阻力无疑来自印度,鉴于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对中印共同崛起的焦虑,期待印度全面参与甚至是实质性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似乎根本无法看到前景,从这个角度来讲,扩员对经济走廊来讲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并不是说扩员之后经济走廊会得到比较大的发展,由于印度对其他南亚国家压倒性的影响力,这种发展前景实际很难看到,但经济走廊的扩员却可以在论坛层面扩大影响力,尤其是印度不断在南盟框架下排斥中国的情况下,由中国主导在经济走廊基础上发展起一个包括多数南亚国家参与的多边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可能也有人担心,现在经济走廊举步维艰,如果成员再增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推动的难度更大。但实际的情况可能会不同,因为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与中国扩大合作的愿望比较强烈,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借中国平衡印度的影响力。因此,经济走廊推动困难是事实,但扩员后的经济走廊绝不会比现在更糟,毕竟在南盟之内,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被称为“反印三角”,有他们的加入,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会得到更大发展。

## (二) 双边路径重点

第一,加强中尼经济合作中的需求互动。在中尼经济合作中,中国应充分考虑尼泊尔的感受及其合作需求,切忌大包大揽,应当与尼方共同研究尼泊尔的合作诉求,在合作领域、产业布局、项目投资等方面充分考虑尼泊尔的市场结构、消费能力等,使双方的合作有的放矢,既加强双方经济合作的相向而行,也扩大中尼经济合作规模,实现“弱+弱”合作模式等于或大于2的效果。

第二,多渠道加强中尼之间的人文与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对中尼合作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可以为中尼合作奠定坚实的人文基

础。在目前来讲,中尼双方可以通过增加互派留学生、学者访学培训、党际交流、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交流等方式,全面推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人文交流与合作。为了改变双方仍然通过第三渠道(印度和西方媒体)认知对方的现状,中尼两国应加大语言培训的合作力度,重塑两国在彼此国家的形象,正确认知两国的发展政策与成就,消除“以邻为壑”的现象。在此基础上,甚至可以考虑在尼泊尔建立“中国—南亚大学”,使之成为中国与南亚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中心。

第三,制定中尼“一带一路”合作的早期收获计划。从尼泊尔的反应来看,尼泊尔对“一带一路”倡议是欢迎的,也是支持的。有鉴于此,中尼两国应及早制定中尼“一带一路”的合作蓝图,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上,提出双方希望发展的合作项目,并有计划地加以推进。项目的推进可以分阶段来进行,遵循先易后难路径,争取实现一批合作项目的早期收获,以对中尼的全面合作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

第四,尽早启动中尼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尼双方已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现在主要是抓落实。客观来看,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地区,巴基斯坦与中国已经建立自由贸易区,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也在谈判之中,中国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已经完成。因此,尼泊尔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合作若能够成功签署,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既能够通过区域合作方式,促进中尼印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合作互信,又能够改变中尼经济合作方向差异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资源的优势配置,增加中尼经济合作规模,改变“弱+弱”合作模式,实现中尼乃至中南地区的互赢。现阶段,中尼双方应当尽快确定自由贸易区研究、谈判的路线图,争取早日实现中尼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发展。

第五,给予尼泊尔关注的互联互通项目大力支持。与其他南亚国家一样,尼泊尔的基础设施异常落后,是其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尼泊尔提出的连接中国边境与印度边境的铁路项目对改善尼泊尔的基础设施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在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框架下积极给予尼泊尔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支持。实现这些互联互通项目,可以有效地打破尼泊尔被印度孤立封锁的地位,在必要时,中国也有能力及时有效地给予物资援助。

第六,在工业领域帮助尼泊尔加强自立能力。尼泊尔不能在合作方面优先选择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工业能力薄弱,一旦遭遇印度封锁,就必然陷入绝境,不得不屈服于印度的压力。如果中国帮助尼泊尔增强工业能

力,使其经济实现自力更生,那么尼泊尔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潜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不必更多考虑第三方面的因素,极有可能使尼泊尔成为“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典范国家。

## 结 语

在南亚地区国家关系结构中,我们认为尼泊尔对印度仍然处于完全依赖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存在对中国和尼泊尔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从历史传承及尼泊尔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来看,中尼的“一带一路”合作具备较好的基础和条件。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在尼泊尔国内很难找到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反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比较高,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也较强烈,尤其囿于尼泊尔尴尬的地缘政治窘境,尼泊尔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摆脱这种不利地位。客观来看,未来中尼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溢出效应将极大增加这种合作的不确定性。如何化解安全困境带来的合作风险,将是中尼合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此外,尼泊尔政治状况、非对称合作、认知误差以及“弱+弱”合作模式均会对中尼“一带一路”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在推进合作的路径方面,在化解安全困境的基础上,应当充分发挥多边与双边相互促进的合作机制的作用。在多边层面,积极促成尼泊尔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同时也在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建设上采取有效措施。在双边层面,双方应在合作需求、自由贸易区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从根本上夯实两国合作基础。

(编辑 毛悦)

# Abstracts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By Yang Siling & Gao Huiping

ABSTRACT: As one of China's key neighbors, Nepal has demonstrated a keen interest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ping that it can enhance its overal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While Nepal is not able to change the realities of India's crushing influence vis-à-vis strategy choice, it still hopes that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ill help the country overcome its strategic predicament.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re is a strong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Sino-Nepal cooperation, yet pending challeng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South Asian security dilemma, the scale of cooperation, the broader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bottlenecks related to the "weak + weak" cooperation model (so-called "weak + weak" mode of cooperation, mainly refers to "weak state" and "weak area" of China). All of these elements considerably influence Sino-Nep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is the key question when it comes to developing Sino-Nepalese coopera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Nepal; India; South Asian Security Dilemma; "Weak + Weak" Cooperation Model

## **The BRICS Countr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By Alexandr Svetlicinii & Zhang Juanj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BRIC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to consider how BRICS states are cooperating to safeguard and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trade governance platform and their likely future role in